

HISTORY CLASSICS OF WINSTON S. CHURCHILL

丘吉尔历史著作经典



英语民族史

A HISTORY OF THE ENGLISH-SPEAKING PEOPLES

第四卷

伟大的民主

温斯顿·丘吉尔 著

WINSTON S. CHURCHILL



南方出版社

Copyright: 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THE ESTATE OF WINSTON S. CHURCHILL
Through Big Apple Tuttle-Mori Agency, Inc. and
Beijing International Rights Agency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2004 SOUTH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英语民族史 / (英) 丘吉尔著; 薛力敏, 林林译。

海口: 南方出版社, 2004.1

(丘吉尔历史著作经典)

书名原文: A History of the English-Speaking Peoples

I. 英... II. ①丘...②薛...③林... III 英语—国家—民族历史 IV. K1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3) 第 110587 号

书 名 英语民族史

责任编辑 易凌

特约编辑 徐维光

策 划 李江南

中文排版 北京水星经典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出 版 南方出版社

发 行 南方出版社

地 址 海南省海口市海府一横路华宇大厦 12 楼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华联印刷有限公司

规 格 787 × 1092 1/16

版 次 2004 年 2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7-80701-039-8/K · 1

海南省新闻出版局著作权登记号: 图字 30-2001-101 号

全套定价 156.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影响阅读, 请与印厂联系调换。

15.9/19
A HISTORY OF THE ENGLISH-SPEAKING PEOPLES

英语民族史

第四卷 伟大的民主

〔英〕 温斯顿·丘吉尔 著

薛力敏 林林 译

林葆梅 校

南方出版社

第四卷 伟大的民主

前言	4
----------	---

第十部 恢复与改革

第一章 胜利后的和平	9
第二章 坎宁与威灵顿公爵	23
第三章 改革与自由贸易	37
第四章 克里米亚战争	53
第五章 帕默斯顿	65
第六章 英语民族的迁徙	
(一) 加拿大和南非	77
第七章 英语民族的迁徙	
(二) 澳大利亚与新西兰	87

第十一部 伟大的共和国

第八章 美国史诗	101
----------------	-----

目 录

第九章 奴隶制与脱离联邦	115
第十章 合众国在危险中	125
第十一章 里士满战役	137
第十二章 罗伯特·李和麦克莱伦	149
第十三章 钱塞勒斯维尔之战与葛底斯堡之役	161
第十四章 合众国的胜利	179

第十二部 维多利亚时代

第十五章 德意志的兴起	191
第十六章 格拉德斯通与迪斯雷利	201
第十七章 美国的“重建”	215
第十八章 美国成为世界强国	225
第十九章 爱尔兰自治	235
第二十章 索尔兹伯里勋爵领导的政府	249
第二十一章 南非战争	261

前言

1815年拿破仑垮台以后，英国在地球上的一大部分地区处于绝对的统治地位。法国和整个欧洲大陆精疲力竭，德意志尚未统一，意大利仍然四分五裂，俄国正在退出西欧，西班牙人和葡萄牙人则忙于本国和热带属地的事务。在后来的几十年里，革命和社会动乱沉重地打击了许多欧洲强国，新的国家相继诞生。在这些年的动乱中，只有英国安然无恙。通过人口增殖和移民活动，英语民族空前扩大了。

美国独立战争并没有给英美关系造成致命的创伤，大西洋两岸进行着日益广泛的联系。当美国致力于拓居北美大陆的一半地区时，英国开始占领和开发地球上的许多无主地区。皇家海军公正地掌握着制海权，使英美两国避免了欧洲大陆的竞争和干涉。

英国人拓殖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在荷兰衰落之时夺取了南非，因此开创了新的、更加辽阔的大英帝国。它仍以海军力量为基础，并且统治着人类五分之一的人口。维多利亚女王统治着这个帝国，论统治年限，她堪居历代英王之首。在这个时期，基督教的原则所引起的伦理问题引起人们的极大重视。英国曾经可耻地从中获利的奴隶贸易，为皇家海军所铲除。通过损失近百万人的残酷内战，美国根除了奴隶制度，而且保持了自己的统一。

19世纪是有意义的、进步的、开明而又富有容忍精神的文明时代。法国革命震撼了世界，蒸气机和许多重要的发明导致了工业革命，这一切不可避免地迎来了民主的时代。选举权在西欧各国像在美国那样

日益普及，最终成为每一个成人的权利。多少世纪来指引英国前进的贵族阶级逐渐消失在地位不断上升的民众之中。在美国，没有阶级之分的党派机构和金融势力在经济发展中保持了社会结构。

同时，新的大英帝国（或曰英联邦）依靠各个自治国家在王权下的自愿联合，根据一致的意见实行统治。维多利亚女王崩殂时，人们完全可能认为，几百年来的许多问题正逐步得到解决。在欧洲，德意志民族过去一直处于分裂状态，或受到中世纪制度的长期束缚，如今它的强大力量开始像火山的岩浆一样爆发出来。在随后发生的斗争中，英美两国将首次为共同的事业并肩作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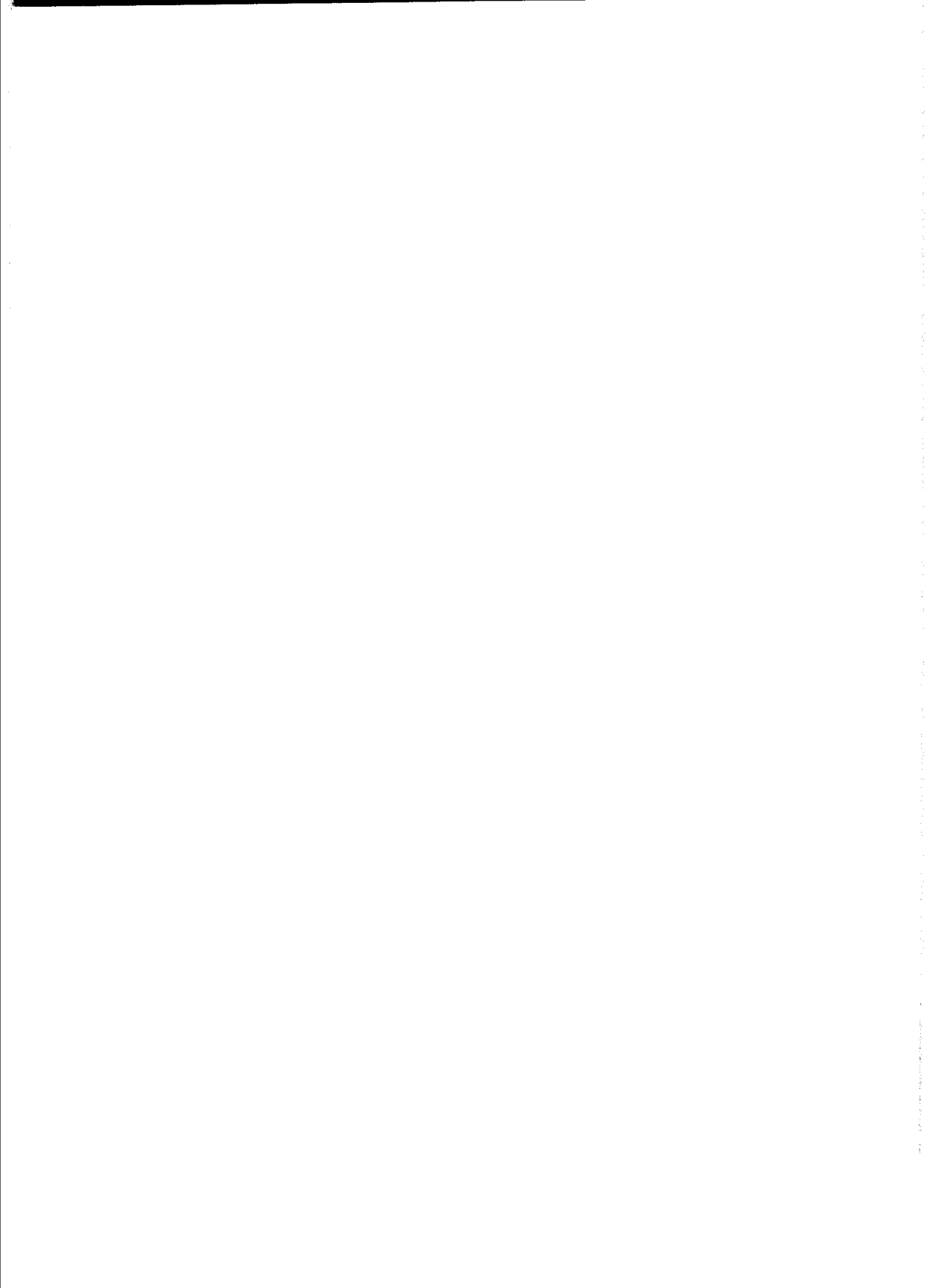
温斯顿·丘吉尔

1957年2月10日 于肯特

The background of the page is a faint, sepia-toned illustration. It depicts a park-like setting with a large, leafy tree on the right side. In the foreground, there is a fence or gate structure. Two small figures, possibly people, are standing near the gate. The overall style is that of a vintage book cover or endpaper.

第十部

恢复与改革



第一章

胜利后的和平

经过 20 多年的战争，欧洲在 1815 年夏天实现了和平。这次和平比较持久，虽有内部骚乱和局部冲突，和平却一直维持到德意志扩张取代法国优势之时。在同法国革命和拿破仑的斗争中，英国发挥了伟大的作用。英国人民协力为之奋斗的使命终于完成，他们从此可以发挥自己从事工商业的才能。这种才能在过去的 50 年里大有提高，经过 22 年的战争则显得更加卓越。可是在滑铁卢大战以后，英国的政治家已经不能左右繁荣兴旺的工商界，也无力满足在工商界辛勤劳动的男男女女和儿童的要求和愿望。英国的政治生活陷入停滞状态。托利党人（虽然并非所有的人都承认这个名字，我们不妨还这样称呼他们）牢牢地掌握着政权。在主要由托利党人组成的战时内阁的支持下，他们取得了反拿破仑战争的胜利。他们代表着反对法国革命原则和拿破仑帝国侵略势力的传统，在全国有无数的盟友。这些盟友既有财产，又有独立思考的能力，不参加党派而又具有托利党的观点。托利党人认为自己不仅是不列颠岛的保卫者，而且是贵族在 1688 年革命中未经流血斗争而得到的权利的捍卫者。在法国恐怖的震动之下，英国统治阶级极力防止他们的思想和地位发生变化。长期的艰苦斗争耗尽了国家的力量，她到 1830 年才完全恢复元气。

政府中的主要人物是利物浦勋爵和卡斯尔雷勋爵，1818 年以后，威灵顿公爵也达到显要的地位。卡斯尔雷和威灵顿是同僚中的佼佼者。在很大程度上，欧洲在拿破仑垮台以后实现的普遍和平应该归功于威灵顿的深谋远虑和卡斯尔雷的公正立场。这几个人不顾多次挫折和军

事失利，引导英国走向胜利。利物浦是在乔治三世时代分配政府权力并同小皮特密切合作的查尔斯·詹金斯之子，他为人随和，容易共事，对部下和蔼可亲。英法战争爆发以后，他始终身兼数职。他于1812年出任首相，老练而耐心地掌权15年，但并不紧握权柄。

卡斯尔雷在担任爱尔兰事务大臣时积累了政治经验。在同爱尔兰就合并问题进行谈判的艰苦岁月里，政府的权力很大，他目睹了18世纪最严重的营私舞弊之风。他是战时内阁的陆军大臣，由于和同僚坎宁发生严重争执而被迫辞职，最后竟和他在帕特尼希思^[1]决斗。1812年，卡斯尔雷重返政府，担任外交大臣。他一手建立了赢得最后胜利的联盟，是和平条约的主要起草人之一。他不关心国内事务。由于不善辞令，他不能以必要的雄辩口才阐述他那目光远大的外交政策。他的性格由于高傲而显得更加沉着冷静，他认为对民众公开宣布政府的计划和措施有失身份。然而，他是下议院的领袖。担任外交大臣这个职务的人往往是颇有才能的。

威灵顿是人们公认的战胜拿破仑的杰出将军。他的政治观点很简单，主张团结各党派，使它们担负起维护现存制度的义务。其他阁僚都是态度坚定的托利党人，如掌玺大臣埃尔登、曾任首相而现任内政大臣的西德默思子爵阿丁顿和殖民大臣巴瑟斯特伯爵。罗斯伯里勋爵评论巴瑟斯特说，他是“我们政治制度的奇怪产物之一，尽管出身微贱，却担任最显要的职务”。这些人在世界革命的威胁之下步入政界，他们从政的惟一目的，是不屈不挠地捍卫他们所熟悉的制度。他们思想僵化，不能理解英国社会即将出现的变化。他们在政府内维护地主阶级的利益，在爱尔兰维护新教，在英格兰维护英国国教圣公会。卡斯尔雷是外交专家，威灵顿是军事专家，其他人只是普通的托利党政治家，他们决意尽量少揽事，同时尽力把事情办好。

他们有许多有利因素。英国的海军力量、经济实力和顽强精神打败了拿破仑。1815年夏天，英国和卡斯尔雷是欧洲的舵手。即将签订的欧洲和约的条款关系着世代的和平。必须解决欧洲列强之间的重重矛盾，必须消除法国继续为害的能力，必须建立能够消除民族仇恨、理论对立和阶级冲突的国际秩序。关于建立新欧洲的条约使英国承担起从未承担过的义务，她是解决法国边界问题的一方。有关的条约使复辟后的法国波旁王朝失去了萨尔地区和萨瓦部分地区，它的版图缩小

到1789年的范围，而普鲁士则成为莱茵河流域的强国。威灵顿公爵统率着法国东北部的15万盟国占领军，其中有三万英军。托利党人甚至在得胜之时还不敢在大陆承担义务，但卡斯尔雷决心保持英国在战争中赢得的主导地位。他不受公众情绪和民族仇恨的影响，不想粗暴地对待战败的敌人。他认为，法国总有一天会像普鲁士、奥地利和俄国一样成为欧洲力量平衡和英国利益所需要的因素。他和威灵顿在法国及其仇敌之间进行调解。如果普鲁士、奥地利和俄国没有受到制止，它们就会瓜分德意志各地，对法国强加苛刻的和平条件，在分割波兰的问题上互相争斗。所以，英国的调解作用是欧洲和平的基石。

在18世纪，欧洲诸强国没有常设的协商机构，也没有共同利益的概念。法国革命使它们联合起来对付共同的威胁，此刻它们决心保持团结，防止战乱再起。四大强国早已结成联盟，它们发誓在必要时聚会商讨欧洲问题。如今俄奥两国的皇帝和普鲁士国王结成“神圣同盟”，以代替四国联盟。神圣同盟的主要目的是干涉欧洲任何地区的革命，并以合法的名义迅速加以镇压。

卡斯尔雷对此并不感兴趣，他反对干涉主权国家的事务，不管这些国家多么弱小，也不管它们的政府多么开明。他在国内成为漫画上的反动人物，然而并不支持大陆上的专制主义。他认为四国联盟和维也纳会议只是讨论欧洲问题的外交工具，而奥地利首相梅特涅和他的同事则视之为保护现存秩序的武器。在某种程度上，大国之间产生这种分歧是因为英国有议会制政府，它不管多么不完善，毕竟代表着一个民族，而卡斯尔雷的欧洲伙伴则代表着专制君主。英国是一个世界强国，广泛的贸易和制海权是她的力量基础。她的贸易不受欧洲流行观念的支配而独立发展。更主要的是，英国统治阶级已经长期习惯于公开的辩论，不像各国独裁当局那样梦想实行专制主义制度。

维也纳会议尽管有种种分歧，仍不失为典型外交艺术的丰碑。它的谈判情况错综复杂。1815年上半年，除了会议的最后文件之外，还达成了27项协议。与此同时，在其他地方也签订了20多项条约。塔列朗对拿破仑阳奉阴违，但他坚定而机智地决心恢复法国在欧洲的地位。然而现在人们认为，卡斯尔雷则是维也纳会议的核心人物，他使对立的观点得到调和。他希望能保持七年的和平，而实际上和平时间达三四十年之久。他对大陆事务采取超脱的，中立的立场，从正反两

方面来看,这一立场是以后大约100年内英国外交政策的最大优点。维也纳会议结束之后,分裂已经不可避免。卡斯尔雷在最后的分裂之前至少取得了一大成就。和约签订不到三年,英军便撤出法国领土。法国如数交纳了战争赔款,并作为一个值得尊敬的国家进入欧洲会议。威灵顿卸去在法国的军事职务,进入内阁,担任军械署总管这一合适的职务。

*

*

*

英国政府在国内面临着恢复经济这一棘手而复杂的任务。阁员们远远不能适应这一使命的要求,他们无法纠正战后的混乱状态,也无力解决工业发展造成的新问题。英国比邻国更早地尝到了工业革命的甘苦。她获得新的力量,享受到新的繁荣。同时,在落后的城镇里,日益增多的居民常常陷入贫穷凄苦的境地,他们对此当然满腹牢骚。她之所以在技术方面取得领先地位,是由于18世纪英国发明家和实业家的智慧和成功,也是因为她的主要煤矿和铁矿相距不远,而且离海岸很近。海上优势、殖民地资源以及在贸易中积累起来的资本都有助于工业的发展。蒸汽机逐渐应用于工业的各个方面。精密机器日趋完善,产量猛增。纺纱实现了机械化。大规模生产系统逐渐发展起来,熟练工人的个体生产逐渐被工厂所取代。机械化、人口的增长和就业方面的巨大变化成为严重的社会问题。内阁成员由于他们的家庭地位和所受的教养,对于他们必须加以消除的弊病之根源视而不见。他们集中精力解决他们所关心的问题,即保护财产问题。在迅速走向工业化的社会里,他们当中的大多数代表顽固的地主阶级。他们对流血革命疑惧重重,因而不能进行哪怕是微小的改革。

拿破仑切断了欧洲大陆同英国的贸易联系,英国则封锁大陆,结果使国内的工业情况每况愈下。在工业发达的北方和中部地区,失业现象十分严重。在1812年和1813年的卢德派骚乱中,不少机器被捣毁,这说明当时英国政府完全丧失了维持社会秩序的手段。伦敦的内政部同地方法官不能协调工作,最终多亏率军镇压骚乱的军官们采取有效的措施,才制止了混乱局面。在18世纪,低工资和失业问题常常引起广泛的骚动。每逢连年歉收,物价普遍上涨,粮价更是扶摇直上,19世纪英国舍菲尔德镇。它与煤、铁、餐具制造密切相关,堪称工业革命的一个符号。

骚动便升级为暴乱。如今，在萧条时期往往又碰上歉收年。18世纪的暴乱一般在短期内结束，当局绞死几个人，将另外数人流放到殖民地，就把暴乱镇压下去了。留在国内的不满者把他们的困难归咎于自然，而不归咎于经济或政治制度。滑铁卢战斗之后，社会情绪发生了很大变化，极端派领袖相继而出，坚持不懈地加紧鼓动民众。他们的组织在法国革命期间受到镇压，此刻重新抬头，虽然在下议院尚无代理人，但已开始带有政治色彩。

在极端派的眼里，人民的痛苦是政府造成的，与机会和上帝无关。托利党内阁在这种指责面前不知所措。托利党人并不主张用市场上讨价还价的办法去解决问题，他们既不盼望红运来临，也不对厄运漠然置之。相反，他们意识到了统治阶级为全民族的利益所担负的责任，有时甚至为此而感到自豪。人们深深知道，政府的职责正如伯克所总结的那样，是要保证“国家太平、国家安全、国家秩序和国家繁荣”。其中最后一点尤为重要。但问题是，在这种前所未有的形势下，政府不知道如何保证国家的繁荣。即使它制定出一个计划，也没有经验丰富的官员予以执行。结果，解除疾苦的惟一办法便是依靠慈善事业或《济贫法》了。

国会反对派的力量在这些年里萎靡不振，这是英国的不幸。辉格党人自1783年以来尚未掌握权柄，二三十年的在野生活涣散了他们的



斗志。他们内部纷争不息，无人能够比托利党人制定出更好或更全面的战后恢复计划。其实，他们同托利党人基本上有一致的利益，同样代表地主阶级和伦敦金融界。他们同政府仅有的重大分歧，是天主教徒的解放和新兴工业城镇中产阶级的选举权问题。他们曾在18世纪90年代力促议会改革，这是打垮小皮特政权的有力大棒。但法国形势的发展使他们受到很大挫折，他们的领导人经过很长时间才勉强恢复了改革的干劲。这两个政党像黑兹利特^[4]所说的那样，犹如赛跑的两辆公共马车，彼此给对方溅上污泥，而走着同一条道路，奔向同一个地方。进入国会的激进分子很少，不能组成有力的反对派。他们的阅历颇深的领袖约翰·卡特赖特40年来发表了许多小册子，主张实行国会一年制和普选制。他是一名地主，许多下院议员对他有着良好的印象，可是，他从未进入下议院。只要选举权不改变，就不会有任何选区接受他。极端派的粗暴言辞使托利党人和辉格党人都感到害怕，因而上层的工业阶级和地主阶级都更加坚决地反对一切改革建议。

*

*

*

英国的政治中心是国会，人们仍然期待国会纠正时弊。如果国会一筹莫展，它的机构就要进行改革。于是，不满现状者要求改革国会。他们隆重集会，呼声强烈。他们的策略颇似法国革命党的策略，因而得不到中产阶级的支持。中产阶级在国会中仍无广泛的影响，但由于害怕革命，终于站到地主阶级一边。内阁茫然不知所措。《人身保护法》暂告无效，禁止召开煽动性会议的法令公之于世。全国纷纷举行示威，许多人从曼彻斯特出发，徒步到伦敦请愿，反对政府采取的措施。他们每人携带一条毯子，以备夜宿之用。这些人激怒了当局，他们的领导人被捕，其他人遂即散去。德比郡的另一次暴乱也被轻而易举地镇压下去。

这些请愿活动和镇压措施反映了当时局势的严重性。劳动者一贫如洗，工业阶级和农业阶级之间进行着不可调和的斗争，国家经济极不平衡，战争债款多得惊人，公债持有者由于国家财政状况不稳定而惴惴不安。政府在1797年取消金本位制度，纸币大幅度贬值。1812年，国会里的一个委员会建议恢复金本位制度。英格兰银行坚决反对，这

英格兰银行大厅。

一建议因此未能实现。皮特为了筹措军费而实行的所得税制度不得人心，在工业中产阶级中间尤其如此。每年收入在150镑以上者必须交纳收入的10%，不到150镑的税率略低。1815年的所得税总额为1500万镑，在预算中占有很大比例。工农业在战争结束时都受到影响。战争期间有许多人向土地大量投资，以牟取较高的利润。战争的结束使农产品价格下降，地主们要求限制进口廉价小麦。这一要求得到了满足。1815年颁布的《谷物法》规定，如果国内每夸脱小麦价格不超过80先令，则不许进口外国小麦。面包价格上涨，厂主被迫增加工资，工人免于饥饿。另一方面，厂主们设法达到了取消所得税的目标。这对他们有利，但影响了政府的预算。财政大臣尼古拉斯·范西塔特企图消除日益庞大的赤字，尽力稳定货币，但都未能如愿，经济萧条日趋严重。

1819年，一个意外事件加深了政府的恐惧，也使它招怨更甚。五万多男女老幼在曼彻斯特城外的圣彼得广场举行抗议大会。当地的治安官头脑发热，在宣读《防暴法案》之后，下令义勇骑兵队上前冲杀，结果11人死亡，400人受伤，死者中有两名妇女。人们根据滑铁卢战斗的惨状，讽刺地称这次事件为“彼得卢惨案”。它引起广泛的不满，政府为了防止再次发生混乱而采取了强硬措施，使不满情绪进一步加深。政府颁布了限制集会的六项法案，授权地方治安官没收煽动性的印刷品，禁止私自进行军训，对报刊征收重税以限制激进派报纸的发行，不许随便签发逮捕令和举行审判。不久，反对整个内阁的阴谋暴露了，一小撮阴谋者在埃奇韦尔街的卡托路被捕，他们在那里密谋趁

